

## 在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时候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0-10-01 23:51

七月初的时候，看到国际新闻里报道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两个国家因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地区的问题又交火了，双方冲突中互有伤亡。然后记了一点去年在这两个国家旅行的经历，放在草稿里就不再管了，因为两个小国家而已，而且和中国关系也不大，若不是因为战争，怕是不会有人关心。这两天又看到新闻里的战事，翻了出来，把去年在两个国家旅行的一点经历写完好了。

两个国家在苏联解体前后就因为这个地区爆发过冲突，后来是大规模战争（1988-1994），原本在阿塞拜疆境内但居民多是亚美尼亚族裔的纳卡地区要求脱离阿塞拜疆独立，受到亚美尼亚支持，在国际调停之下双方停火，但问题没有解决，纳卡地区如今是事实上的独立状态，成立了所谓的阿尔察赫共和国（Republic of Artsakh），但并不被国际认可。

两个在地缘政治上影响力微弱的小国家，我看了眼新闻，之后便消失在视野中了，国际媒体当时还要关注美国和欧洲在疫情之下如何了，至于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疫情，谁知道呢？也不太会有外人关心，只是发生流血冲突了才见到一些报道。

我对外高加索这片地区大概了解来自Thomas de Waal写的一本这个地区历史的书《The Caucasus: An Introduction》，因为他长期报道这里的战争冲突，所以里边对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在纳卡地区的战争记叙得很详细，具体到战事进程，指挥和战斗人员（他还有一本专门写这一冲突的书）。其他的了解就是一些纪录片还有互联网和维基百科上或零碎或笼统的知识片段。我看到09年Thoms de Waal说这两个国家之间在纳卡地区的冲突是没有结果的，现在我们在2020年了。

我在亚美尼亚的首都埃里温认识有朋友，他是一个伊朗人，七月的时候我给他发消息说我看了两国冲突的新闻，问他怎么样了，他第一反应是回答我伊朗的情况如何了，说伊朗的感染病例是世界第十了，很严重。还是心系祖国，虽然客居他乡，我也是看国内新闻远远多过加拿大新闻。这个周末因为冲突的消息，又联系上了，他说是啊，麻烦又来了，又提到了伊朗，说那里的情况也不好。不知道他是不是指的是美国刚刚又对伊朗宣布了新的制裁。

伊朗朋友在埃里温养的狗狗

我去年5月份在外高加索三个国家呆了几周，在亚美尼亚只在埃里温的首都短短呆了几天。因为和邻国阿塞拜疆的冲突，两国之间的边境关闭，我先从阿塞拜疆的首都巴库到格鲁吉亚，从格鲁吉亚的首都第比利斯进入亚美尼亚。之后要去土耳其，但因为土耳其是阿塞拜疆的盟友，且与亚美尼亚因为边界和种族屠杀问题一直有争议，所以两国之间的边境也是关闭的。我不得不再原路返回第比利斯，再从格鲁吉亚进入土耳其。

所以亚美尼亚只有南北伊朗和格鲁吉亚关系还算正常的两个邻居，而自己的经济和外交还有军事很大程度上仰赖更北边的俄罗斯，从亚美尼亚到格鲁吉亚再到俄罗斯的路上，可以源源不断看到挂着亚美尼亚牌照的大货车。但如果与俄罗斯或者与伊朗走得太近，美国又不会乐意，而在美国，亚美尼亚族裔有着相当强的政治游说能力，比如让美国政府承认土耳其在一战时期对亚美尼亚的种族屠杀行为。

我去年去亚美尼亚之前，还在波士顿遇见一个亚美尼亚人，他经营一个小披萨店，让我去他店里看看，三月初的波士顿来了一场暴风雪，我踩着湿漉漉的地面找到他的店，他在厨房里给我做了一个披萨，端出来坐我旁边，一直打哈欠，很疲惫的样子，说他来美国快9年了，一开始是亲戚在这边，今年想回埃里温，我当时还没计划之后的行程，说我说说不定会去你的家乡看一看，他听了很高兴。5月末的时候，我在埃里温，天气炎热，午后躲在树荫下一个餐馆，吃亚美尼亚披萨 Lahmacun，饼底非常薄，没有奶酪。

亚美尼亚国内有两百九十多万的人口，但有两三倍的亚美尼亚人生活在海外，很多都是一战前后在奥斯曼土耳其的驱赶下自愿或被迫离开的。虽然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接受基督教的国家(公元301年，比罗马还早)，但中世纪之后，一直到一战后亚美尼亚建国之前，很多时间里亚美尼亚人都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

奥斯曼帝国时期，按照millet统治原则，非穆斯林族群以宗教区分，在自己的宗教领袖领导下有很高自治权，当然要交额外的税，还有其他一些程度不一的歧视或者限制政策（比如教堂的修建和维护），但帝国内的宗教族群之间大致还算和平，或者说只要逊尼派穆斯林还是统治地位，宗教族群的关系就还算融合。很多亚美尼亚人居住在伊斯坦布尔，他们和其他非穆斯林族群希腊人和犹太人一样，从事甚至把持商业金融活动，一些家族还在帝国身居高位。更多亚美尼亚人居住在东部的东安纳托利亚高原，那里今天是土耳其的领土，其中还包括了圣经里诺亚方舟着陆的地方，阿拉拉特山，亚美尼亚人视它为圣山，国徽正中间就是这座山，山顶上泊着诺亚方舟，亚美尼亚的一个白兰地牌子和足球队也叫这个名字，但只能在自己的国境里遥望而已。天气好的时候，从埃里温抬眼就能看到远处的阿拉拉特山，有两座主峰，一大一小，顶着雪盖，远远出现在今天土耳其境内。朱利安·巴恩斯的小说《10½章世界史》其中一章是“阿拉拉特计划”，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写一个曾经登陆过月球的美国宇航员（James Irwin）退役之后热心宗教，前往阿拉拉特山上寻找诺亚方舟的残骸，无功而返。和很多有野心的民族国家一样，亚美尼亚人理想中大亚美尼亚包含了土耳其境内东

安纳托利亚高原一部分。

外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在人口，经济，军事方面都不如其他邻国，更不如年富力强人口是自己三倍而且靠着石油经济发展很好（至少首都巴库如此）的死对头阿塞拜疆。这在基础设施的建设上就能看到了，也可能是因为境内都是山地地形，修路和养护的成本太高，所以亚美尼亚的路况堪忧，坑坑洼洼，颠得人东倒西歪。从格鲁吉亚过境之后不远，就开始颠簸，中间路过市镇能好一点，之后继续颠，一些刚下过雨的路面则泥泞不堪，一直颠到靠近首都埃里温。埃里温的共和广场附近，聚集着一些庄严整饬的新古典主义建筑，剧院，银行，政府大楼，夜里还有漂亮的音乐喷泉表演，游客还常去阶梯公园Cascade Complex，沿着山坡设计的台阶，一直上到最高处，是一个从苏联时期就烂尾到现在的施工现场，最高处是一个苏联纪念碑，从市区往外走不远，很快就看到一片片苏联时期建造的居民楼，密集，灰色，如今外边看上去已经破败，住满了人。

虽然亚美尼亚国力不行，但苏联解体前后纳卡地区的战争还是亚美尼亚人占了上风，维持了纳卡地区事实上的独立。我行程仓促，并没有前往那个地方，倒不是担心给以后入境阿塞拜疆带来麻烦，在亚美尼亚同行的一个台湾女生说她要去那里看看，即使她没和我解释原因，我也能想到她拿台湾和纳卡地区相比的想法。虽然具体情势大不一样，纳卡地区的亚美尼亚人想加入亚美尼亚，但亚美尼亚拒绝了，至少还没有做好接受的准备，台湾相反，或者是她在惺惺相惜彼此 nation without a state or state without a nation，但这两个概念和之间的关系怎么解释可能要写一本书了。或者就是政治家和军人们的一些主意呢？

外高加索这片地方中世纪住着阿尔巴尼亚族（和今天巴尔干半岛阿尔巴尼亚国家没有关系），它们今天早已经消失了不是么？更早之前这里有信奉琐罗亚斯德教的伊朗人，从阿契美尼德王朝到萨珊王朝，他们崇拜火，阿塞拜疆这个词的意思即为火的土地，land of fire，去过巴库Ateshgah神庙的游客看到过庙里燃烧的那团火，还有周围忙碌的油气井，里海沿岸这片地方油气资源富足，常常能看到地缝里冒出来的火焰，在格鲁吉亚我也看到Ateshgah神庙的遗迹，它们都标示了古代伊朗的势力范围。今天居住在伊朗境内（西北部，以大不里士为中心）的阿塞拜疆族人（Azeri）要比阿塞拜疆国内的还多，19世纪初彻底割让给俄国之前，两个地方的阿塞拜疆人并没有国家的区别，伊朗人会担心他们想要归附阿塞拜疆么，或者阿塞拜疆哪一天会宣称对伊朗西北部拥有主权么？虽然这个国家的名字阿塞拜疆要在一战后建国才出现，之前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指伊朗西北部地区Azeri人聚居的地方。

巴库Ateshgah火庙

今天这个国家可以把自己的历史追溯到Gobustan数千年前的岩画时期，但那时候没有现代国家和民族的概念，突厥人在10世纪才陆陆续续从中亚迁徙而来，之后又不断被波斯化，阿塞拜疆人还皈依了什叶穆斯林。这片地方除了一些古王国，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之后就是各种帝国王朝的附属国，在各种势力角逐之下，这里和东欧巴尔干一样，很少再稳定过，逊尼派的奥斯曼和什叶派的伊朗萨法维瓜分过这里，俄国扩张之后，逐渐侵蚀奥斯曼和伊朗的领土，包括外高加索地区。这三个国家都是前苏联加盟国，而且在二三十年代还短暂成立过外高加索联邦，但解散得也很快。

### 巴库老城内的一个清真寺

和邻国亚美尼亚一样，除了摔跤之外，阿塞拜疆人也喜欢国际象棋

两个男生非要摔跤给我看，黑色衣服那个是俄罗斯那边的达吉斯坦人

土耳其坚定地站在阿塞拜疆这边，在土耳其看来，两个国家语言类似，民族接近，简直就是兄弟或者说大哥哥和小弟弟的关系，如果不是亚美尼亚挡在中间，从土耳其到巴库，过了里海，对面还有自己的兄弟国家土库曼斯坦以及中亚其他突厥语国家，但阿塞拜疆是什叶穆斯林，今天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是伊朗萨法维王朝最初起源的地方（现在靠近阿塞拜疆边境的伊朗城市阿尔达比勒 Ardabil），从14世纪开始什叶十二伊玛目教派在这片地方传教，靠着土库曼部落的武装力量日后建立了伊朗历史上最有名的王朝之一，但统治者萨法维家族和军队使用突厥阿塞拜疆语，之后像之前的阿拉伯人和塞尔柱突厥人一样，逐渐伊朗化。阿塞拜疆的宗教历史和邻国伊朗更近，土耳其人大概已经忘了自己的祖先和伊朗萨法维之间的冲突战争。

阿塞拜疆的国会附近有一个墓地，是纪念独立期间和纳卡战争期间牺牲的先烈，墓地旁边还有土耳其先烈的墓地，这些土耳其军人死在一战和俄国人在巴库的交战中，旁边是一个土耳其捐建的清真寺，墓地在巴库市的一个高地上，俯瞰里海。大哥哥和小弟弟关系的说法是我在巴库认识的一个土耳其女生告诉我的，她在一个美国人资助的一个土耳其语言机构教土耳其语，但因为总统埃尔多安和美国的的关系，机构搬到了巴库，她也过来了。我不知道阿塞拜疆人自己会不会把自己看成土耳其的小弟弟，两个国家确实语言相似，没有太多交流困难，我问那个女生，她说土耳其语，能和对面的阿塞拜疆人交流么？我们当时在一个公园看一个阿塞拜疆家庭陪着孩子玩球，她说基本没问题，一个困难的地方是因为苏联的影响，阿塞拜疆语的词汇里今天有很多俄语，土耳其人很难明白（伊朗境内的阿塞拜疆人估计也有这个困难），还有一些表达方式不一样，但他们听得懂，她又说，但刚那个爸爸问我，为什么你不按阿塞拜疆的表达来说呢？

我从格鲁吉亚进出亚美尼亚都是在路边搭车，去程很顺利，格鲁吉亚人很热情，在第比利斯和台湾女生一起，两辆车搭到边境，过海关的时候她因为台湾的护照被盘问了很久，亚美尼亚不认可中华民国的护照，一些台湾人就申请大陆这边签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证》，一个很有意思的证件，台湾人需要但又无法申请国外签证时候使用。特意因为台湾在国际上的身份问题去探访纳卡地区的台湾人可能心里是很讨厌大陆和大陆这个证件的，但没了它，他们可能无法进入外高加索地区。我在台湾的时候看到朋友拿这个证件给外国人解释台湾尴尬的国际地位，对他这个支持tw independence的人来说，好像是一个很有趣或者可笑的收藏吧，当然对于他来说，中华民国的护照也很可笑，所以不少台湾年轻人会拿着一本自印的台湾护照，也是一个收藏吧。

### 去埃里温的路上

入境之后搭车也很顺利，先是一辆送货的小车，司机会一点英语，在边境两边做生意，我自己躺在车后边的他运送的大理石上，一路上都是山路，很多地方坑坑洼洼，左右颠簸，到了其中一个地方就和司机还有台湾女生分开了，我接着往埃里温走。站路边招手等，几乎每个路过的亚美尼亚人都会冲你招手，但最后停下来的是一辆marshrutka小巴车（俄语，一些前苏联国家还通用），司机是老爷爷模样，一句话也不说，英语也听不懂，张手让我上去，一路把我送到了埃里温，也没问我要钱。后半程的路已经没有什么很高的山路了，都在起伏的丘陵地带走，两边是草地或者放牧的农场，视野很好，右手边一直能看到雪山，大小阿拉拉特山在远处的天际。

在埃里温见了今天还联系的伊朗朋友，在他家住了两天，他在埃里温读博士，但平时都在南部边境地带教波斯语，我当时还没决定去伊朗，之后回到格鲁吉亚，就去订了伊斯坦布尔飞德黑兰的机票。

和其他穆斯林一样，即使在另一个国家，伊朗人待客也非常热情，我被照顾得不好意思。一起出去散步，他家离美国大使馆不远，我们穿过一个叫lovers park的公园，到了国会大厦的院子，18年亚美尼亚刚刚选了新首相出来，这里对公众开放了，之前普通人是不能进来的。

前苏联国家都或多或少的经历了转型的痛苦，经济上，政治上，一些地方今天的情况可能还不如苏联时期。外高加索三国独立的时间也类似，执政党共产党要么下台，要么一些党内政治人物换个名

字另组新党，很多都脱离不了苏联时期的政治权力关系，阿塞拜疆今天的总统阿利耶夫Aliyev在03年即位，之前的总统是他的爸爸Heydar Aliyev（任期1993-2003），而他爸爸最早就是阿塞拜疆共产党领导人之一，现在阿塞拜疆副总统是阿利耶夫的妻子。Heydar Aliyev是Nakhchivan人，而Nakhchivan是阿塞拜疆的一块儿飞地，被亚美尼亚，伊朗和土耳其三个国家包围，因为纳卡地区的独立，亚美尼亚控制了周边地区之后，这个地方和阿塞拜疆没有直接的陆路交通联系。

### 巴库的Heydar Aliyev中心

2018年亚美尼亚已经连任两期的总统Sargsyan又被自己所在的执政党提名新一任期的首相（他任期内通过的新宪法使亚美尼亚从总统制转到议会制），从而爆发了抵制他连任的游行示威活动，后来他宣布辞任，由示威活动的领导人Pashinyan继任为新首相。

从国会大厦的院子出来后，我们走路去埃里温阶梯（Cascade complex），路上看到不少菲律宾人，这些在中东打工的菲律宾人很多都要跑到这里来更新工作签证后重新入境，之前他们都去更近的伊朗，伊朗有了限制以后，又都到了埃里温。

Cascade是沿着山墙逐层往上的阶梯，两侧建筑里有电梯和美术馆，中间的露天平台和台阶上也有很多艺术雕塑，水一直流下来，到了最高处，能看得清楚远处的阿拉拉特山。晚上去共和广场，那里聚集了很多游客和本地人，五月底天气已经热起来，人们都愿意呆在户外的晚上。

### 在Cascade最高处

### 共和广场

第二天我们一起去了埃里温西边不远埃奇米阿津主教座堂（Etchmiadzin Armenian Apostolic Church），这是亚美尼亚使徒教会（亚美尼亚的国教）第一座也是最重要的教堂，今天看到的当然是后来重建的，亚美尼亚人作为一个民族，除了现在建国的土地，还能把全世界亚美尼亚人团结起来的应该就是他们的语言和宗教了。

### 埃奇米阿津主教座堂

教堂旁边有个博物馆，最出名的藏品应该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被刺的那根长矛，还有据说是诺亚方舟的碎片。长矛一开始收藏在埃里温东边不远的圣矛修道院Geghard Monastery，也是很多游客会拜访的地方。

来教堂参观的有很多外国游客，听声音很多法国人，帝国时期的法国在地中海东岸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和列强一起肢解了奥斯曼帝国，今天还援助了很多亚美尼亚的经济文化项目，埃里温的亚美尼亚种族屠杀纪念馆里的有各国语言说明，法语标示得比英语还重要，当然法国访客也是最多的，亚美尼亚还从法语借了“谢谢”，这里用merci即可，市里还有一个法国广场。

教堂四周附有学校和研究场所，一条路两边树立了很多亚美尼亚十字架，和常见的基督十字架不太一样，亚美尼亚十字架上都有植物花纹装饰，而且常雕在石板上，埃里温市中心有一个十字架公园，展示了历史上亚美尼亚不同时期十字架的复刻品。

中午从教堂出来之后找了一处树荫下的餐馆吃饭，长时间受奥斯曼和伊朗的影响，亚美尼亚饮食和两个国家类似，比如面包也就是饼，和伊朗一样也叫lavash，抹蜂蜜或者奶酪吃，还有常见的披萨Lahmacun也叫土耳其披萨，喝的饮料也是中东地区常见的咸酸奶doogh。

朋友周一就要去南部的学校工作了，我找了个青旅住下，又在亚美尼亚呆了两天，先和一个日本人去了种族屠杀纪念馆，巨大的展馆都给了一战时和之后的那次种族屠杀，至今死亡数字有争议，亚美尼亚人认为有一百五十万人死亡，相当于今天的亚美尼亚的一半人口。

展馆在地下，门口列有国际上承认这是土耳其对亚美尼亚人种族屠杀的国家，土耳其是不承认的，而且在土耳其的法律中，还会因为争论这个问题获罪（article 301, publicly denigrated turkish identity），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本人就因为自己的言论立场被土耳其法庭起诉。在一篇文章里，帕慕克说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总是伴随着屈辱和受伤的情绪，“For wherever another people feels deeply humiliated, we can expect to see a proud nationalism rising to the surface.” 新闻报道阿塞拜疆说要战斗到底，想是因为曾经屈辱地失去过纳卡地区。七月的时候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把圣索菲亚教堂改回了清真寺，像是征服者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3年第一次率领穆斯林和突厥人进入君士坦丁堡并随后在圣索菲亚教堂礼拜一样，这一举动似乎恢复了往日的荣耀，一些土耳其人也是激动万分，当然在巴尔干和希腊，一些奥斯曼时期的清真寺也被改作了教堂，土耳其人在自己的国土里当然有权做任何事情。把圣索菲亚改为清真寺，总让人觉得：可以，

但没必要，除了迎合一些民族主义情绪之外，像是特朗普在白宫对面的教堂抱着圣经摆拍一样，拿一些很多人真的在乎的东西作为工具罢了。

### 种族屠杀纪念馆地面部分

展览中有大量照片文字，还有一些影片记录，很多惨不忍睹，当时的土耳其有着浓烈的民族情绪，奥斯曼帝国岌岌可危，土耳其人更想建立一个自己民族构成的国家，在东线和俄国的交战中连连失利，土耳其人怀疑境内的亚美尼亚人同俄国人合作，于是亚美尼亚人被强制驱逐迁移，驱赶到边远地带，到沙漠去，很多亚美尼亚人都死在途中，而具体执行此任务的很多是库尔德人，库尔德人和亚美尼亚人很长时间内都混居在安纳托利亚东部的山地和高原，但此时是屠杀亚美尼亚的排头兵。今天土耳其境内的一些库尔德人也有独立的想法，或者像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人一样要求有自己的自治区，土耳其当然不会答应了，在土耳其，很长时间内，库尔德语言，库尔德名字，库尔德习俗都是被禁止的，土耳其人并不认为有库尔德这个民族存在，库尔德人就是山地土耳其人（mountain turks）而已，土耳其人显然知道民族问题的力量。

我第二天自己去埃里温东边的Garni罗马神庙，还有圣矛修道院，迷迷糊糊不知道怎么坐车，这边懂英语的不多，好在坐对车了，一个挤满人的marshrutka车内只是我一个外国人，Garnis神庙也后来复建的，典型的希腊罗马神庙形制，我自己从后边绕下山，在山谷的一条小路上闲逛，两边的山体形状像是教堂里的风琴管。

### Garni temple

### 圣矛修道院

之后不知道怎么坐车了，都是附近村民的车，一辆一辆都只往前开一两公里，几公里路换了老旧程度不一的三辆车才到修道院。是为了隐居也是为了防御，修道院在路的尽头，在山体中间开凿出的一处平地上修建，有教堂还有生活居所，沿山墙往上还凿有一些小洞，供修行冥想。

出来的时候天已经晚了，在门口停车的地方问一家要离开的亚美尼亚人，他们说可以送我回埃里温，一大家子，今天是其中一个女儿生日，我们路上靠着谷歌翻译交流。



之后我就决定返回第比利斯了，也是搭车回去，路上下雨，修路，堵车，花了快一天的时间。先是在埃里温市郊搭了一辆老奔驰，三个年轻人开的，要送其中一位去踢球，在高速上开得很疯狂，还好我早下车了。亚美尼亚路上跑的车，常见的要么就是淘汰下来的老德国奔驰车，要么就是俄罗斯的拉达，尤其是白色的拉达吉普车，造型简单皮糙肉厚适合这里的颠簸，一些新车很多是中国进口过来的，可能是便宜。之后在高速路边被两个喝茶的警察送到一个高速出口，然后是一个开着白色拉达的老爷爷，一路摇摇晃晃地把我送到一个小镇，之后是一个大叔，他以为我要去车站，我说不是，他也不懂搭车，我们都听不懂彼此的语言，他带着我到超市里，意思是等一下，他有朋友懂英语，然后他朋友来了，一个会说点英语的女生，超市里围观的人们才明白我究竟要干嘛。

### 离开埃里温

他送我到路口，我搭到一个出租车。外高加索国家尤其是亚美尼亚，私家车都能当出租车开，也没打表，大家都熟悉了也知道多远距离多少钱，这位开出租车的大哥哥一路上不说话，车头右侧有一块儿都撞得没了，可能没钱修，带着我在山路窜上窜下，外边下雨了，路更不好走，告别之前和我合影了一张，下车之后一个爸爸带着他的小儿子在泥路上把我送到一个小镇，然后是两位大叔，我们一起在路上堵了很久，他们买了可乐一起喝，司机还给他的孩子打电话，说他会英语，让我和他聊。路通了之后，他们送我到一个小镇，乡间小路很少看到车，雨又下了起来，一辆送煤的大卡车停我旁边，司机老爷爷模样，送了我一小段，之后遇到一个大叔，才终于把我送到了边境。实在是太感谢他们了。

### 山路等车

走路过关，在停车场问到两个亚美尼亚人，送了我一段，听说我刚去了埃里温，掏出来一堆吃的给我，下车之后也很快搭到下一辆也是最后一辆车，坐在车上即将进入第比利斯市中心的时候，远处太阳刚刚落山，天空是粉红色的，看到旁边流过的Kura河，心里突然有一点感动，虽然这个城市和我一点关系没有，我才住了几天而且才离开了几天而已，这就是栖居的本能？

### 终于回到第比利斯了

都看到这里了，就打赏一个啦！

